



端午有感

□ 张卫平

高骊屈子抱清江,玉粽涵情岁月长。
荆楚龙舟争渡日,幽兰尽染后昆芳。

粽思

□ 刘梅芳

粽叶青糯米香,蒲绳系住旧时光。
不知鱼腹今能否,消化诗魂一段殇。

端阳吃咸鸭蛋

□ 曾鹏

归来江汉正端阳,开究临风满院香。
咸蛋枚枚藏旧梦,融成一味是家常。

五色粽手链

□ 黄娟

彩丝巧结意深藏,千里尤携粽叶香。
拆得腕间新五色,一屏暖意透帘长。

端午悼屈原

□ 沈光明

敢将端午哭斯人,青史长河只一身。
香草结衣天外客,落英掩镜眼中生。
高骊满腹羞回首,款乃一声独问津。
泽畔行吟何所有,惟闻江水说灵均。

端午寄情

□ 孙斌

每逢端午寄诗叹,世有忠臣家国安。
粽裹民情得高,艾悬风俗礼行敦。
龙舟鼓舞与时进,九鼎歌扬正义观。
屈子精神永相继,中华道路自然宽。

九龙渊看赛龙舟

□ 熊平

龙舟快如箭,驶向艳阳天。
鼓里《离骚》响,敲醒八百年。

诗人节感怀

□ 欧平

佳节欣闻艾草香,榴花如焰古城妆。
一盘粽迎诗客,千载离骚书楚狂。
篝火同吟吟帜举,弄潮更把巨帆扬。
今朝借得陶公笔,喜满心田酒满觞。

浪淘沙·端午感怀

□ 徐梦灵

年代得重温。屈子精神。端阳美食祭忠魂。历史还应清者写,无惧豪门。
世事说纷纷。看个真真。浮名不值一分文。独自悠悠摇破扇,才是高人。

卜算子·近端阳

□ 王学美

榴火已燃过,粽子飘香远。渐有门庭蒿艾悬,惹起千年代。
山鬼已难寻,天问何曾断。总记浑浑子独清,梦里骚魂唤。

清平乐·咏骚魂

□ 汪进权

江波渺渺,悲绪知多少。一卷鸿辞天地晓,不负平生孤抱。
佳节岁岁相寻,楚风代代相侵。留得丹心常在,山河共仰高岑。

编者按

当艾香漫过荆州古城的青石板路,端午的序幕便在熟悉的烟火气里拉开。两千多年前屈子行吟的余韵仍在江面流淌,如今的龙舟鼓点正踩着同样的节拍轰然作响;老人们在门楣悬起菖蒲剑驱邪纳福,母亲指尖缠绕的五彩绳系住孩童的笑靥,邻里

里围坐包粽子的欢声飘进深巷,抛入江心的粽米载着对先贤的悠悠追思。本期专版撷取11位诗人的诗意端午和7位作家的端午记忆,有江岸竞渡的豪情,有家常裹粽的温情,也有跨越千年的家国共情,一字一句,都是属于荆州人独有的端午注脚。

龙舟竞渡庆端午

□ 汪小科

又到端午佳节,“咚咚咚咚”的龙舟锣鼓声由远及近。我揣上几个刚出锅的粽子,踩着鼓点,兴冲冲地奔向江边。

到了江岸,我将粽子轻轻抛入江中,随后挤进人群,望向不远处集结的龙舟。忽然,一声嘹亮的哨声划破长空,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冲出赛道。“嘿!嘿!嘿!”船手们喊着响亮的号子,踩着鼓点,奋力划动船桨。飞溅的水花凌空绽开,似流星划过苍穹,将江面幻作黛黛星河。每一艘龙舟都飞驰向前,奋楫争先。沿岸观众的呐喊声、助威声此起彼伏,声浪直冲云霄。当胜利的龙舟冲过终点线时,江河沸腾了,胜利者高举船桨,振臂欢呼。两岸人声鼎沸,喝彩声撼天动地,那份豪情在每个人胸中激荡……

记忆中的端午,总是响着鼓点,飘着粽香。爷爷和父亲年年都要带我去江边看龙舟,从不间断。即便后来爷爷腿脚不便,拄着拐杖也要蹒跚前往。那时的我个子小,总被淹没在拥挤的人潮中,任凭怎么踮脚,也望不见那奔腾的江面。父亲便会蹲下身,让我骑上肩头。顿时,视野开阔,龙舟竞渡的盛景一览无余。

父亲常说,我们家看龙舟的习俗,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。这不仅仅是一场热闹的赛事,更是对自然的敬畏,对爱国诗人屈原的追思。从父亲的讲述中,我知晓了龙是水的主宰,能呼风唤雨;明白了

龙舟竞渡,是向天地祈福风调雨顺。而那位投江明志的伟大诗人,他的气节与诗篇,早已化作我们血脉中的精神图腾。

端午前夕,母亲总要包上许多粽子。到了端午那日,听见远处传来的龙舟锣鼓声,我们就提着一笼粽子来到江边。我学着大人的样子,将粽子轻轻抛入水中,看着它们在水面打了个转,慢慢沉入江底,仿佛能穿越千年的时光,带去我们对诗魂的缅怀。

爷爷和父亲都是“龙舟迷”,每次看完比赛,就会向船手们请教划龙舟的“门道”,比如,在湍急的水流中如何控制力度,保持龙舟稳定?如何调整划桨角度以减少风阻?团队如何配合才能发挥最佳水平……虽未亲身划桨,他们却已成了“行家”。

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下,我渐渐明白,看龙舟赛,看的是心愿、是情怀、是拼劲、是团结,是一代代智慧与精神的传承!

此刻,余音未散的龙舟鼓韵仍在胸腔震颤。“咚咚咚咚”的节奏,犹如血脉的律动,将记忆深处的端午时光唤醒。赛龙舟,这颗闪耀在文明长河中的明珠,凝聚着民族的精魂与气魄。桨声里沉淀着“天人合一”的古老智慧,鼓点中激荡着“奋楫争先”的时代豪情。纵使岁月更迭,这份融入血脉的龙舟精神始终奔涌,引领我们以昂扬的姿态,在时代的洪流中劈波斩浪、勇立潮头!

藏在粽叶里的家国

□ 袁枫

艾草的清香又一次漫过街巷,剥开一只青翠的粽子,指尖触到的不仅是温热的糯米,更是一段绵延千年的时光。从少年时追逐的舌尖美味,到如今心中沉淀的家国情怀,端午于我,早已不是日历上简单的休憩符号,而是一场跨越年龄的心灵奔赴。

记忆里的端午,是外婆手中那卷带着露水的芦叶。初一时有一次随外婆去危水河畔打芦叶,听她在芦丛中讲那些关于“长虫”的传说,心里既怕又盼,那是童年最生动的冒险。那时的端午,是舌尖上蘸着白糖的白棕甜香,是门楣上艾草清苦的气味,是一个少年对传统最朴素的感知。

后来,端午成了忙碌生活里难得的喘息。工作的压力让人无暇深究节日的内蕴,假期的放松成了主要期待,粽子与艾草反倒成了应景的点缀。然而,当岁月悄然流逝,当我在《楚辞》的字里行间与屈原相遇,走过秭归的峡江,遥望汨罗的烟波,探访荆州古城里那些与屈原相关的旧迹,甚至通过方寸屏幕感受龙舟竞渡的热血,端午

的底色便在心中渐渐厚重起来。

它不再仅仅是个人的节日,而是一场与历史的对话。当我看到单位里一位年轻的同事,毅然报名参加县里的龙舟队,每天晚上要在柳浪湖公园里的水域里挥洒汗水,为即将到来的荆州市龙舟赛备战时,我仿佛看到了另一种形式的“上下求索”。尽管他的本职工作繁重,但我想,这个月里的每一次挥桨,每一次与队友的呐喊,都将是与那个千古忠魂最直接的共鸣。对于他的顾虑,我鼓励他。因为我知道,他追寻的不只是胜利,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。

如今再看端午,它就像一枚多棱镜,映照出我们每个人成长的轨迹。它始于对美食的向往,终于对家国的深情。那些藏在粽叶里的个人记忆——无论是外婆的故事,还是少年的欢愉,亦或是如今对文化的体认与对后辈的期许——最终都汇入了那条五彩的“家国情怀”的长河。

在这个粽叶飘香的季节,愿我们都能找到自己心中那份“独属的味道”,并听见它与千年文脉同频共振的回响。

粽香里的端午

□ 胡晓彤

的脊梁,曾为我撑起整片晴空。

这些年漂泊异乡,大多数的端午都在写字楼的格子间度过。对着手机里母亲发来的包粽视频,看她缠绕棉线时微微颤抖的指尖,听她隔着屏幕笑着说:“等过年给你包一年,让你吃个够。”窗外的雨丝混着便利店速冻粽子的寡淡,将乡愁拉得绵长。

当写字楼又飘进艾草的气息时,我攥着车票转身——原来跨越千里,不过是视频里的模糊身影,走向灶台前真实的烟火。白雾在玻璃窗上蜿蜒成母亲鬓角的霜纹。恍惚间,母亲数粽子的身影已穿透朦胧。竹篮在她膝头轻轻摇晃,布满皱纹的手指点过粽尖:“一个、两个、三个……”浑厚的眼底盛着细碎的光,像是在清点这些年没能寄到我手中的牵挂。

灶火映着母亲斑白的鬓角,她转头唤我:“快尝尝,红枣放得多。”粽叶剥开的瞬间,记忆与现实轰然重叠。原来无论走得多远,舌尖的记忆永远记得回家的路;而母亲的爱,早已酿成血脉里的蜜,在每个思念翻涌的夜晚,温柔地包裹着游子的心。

端午风物长

□ 杨文力

面常绣着五毒纹样。蛇、蝎、蜈蚣、壁虎、蟾蜍,看似凌厉,实则是借民俗寄愿,盼着孩子远离病痛,自在成长。柔软的布料护住小腹,抵御凉气,一针一线,都是长辈深沉爱的牵挂。

插艾悬窗,也是端午不变的旧俗。清晨去野外采割艾草,扎成束倒悬在门窗之上,清苦的香气漫进院落,既能驱避蚊虫,也寄托着驱邪纳吉、护佑家人平安的心愿。走亲访友时,长辈常会送上亲手缝制的裹肚,晚辈则回赠粽子、油糕、绿豆糕,一来一往间,人情与节俗相融,暖意融融。

时光匆匆,市井街巷几经变迁,可端午的烟火始终未改。如今每临节令,街头依旧摆满精巧的香囊,五彩丝线在风中摇曳,老手艺在市井中静静延续。

一枚香囊,一段彩绳,一口甜糯的甜食,串联起过往与当下。端午从不是遥远的传说,它就藏在清晨的油锅声里,藏在母亲的针线里,藏在家家户户的烟火之中。

千年文脉,烟火相传。循着端午的风物回望,我们触摸的不仅是传统,更是代代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愿这端午烟火岁岁绵长,护佑每一个平凡的日子,喜乐安康。

粽聚异乡情

□ 翟长付

角形和四棱锥砵形,个头偏小,尖角突出。河南粽子的形状是正三角形,大小适中,捆扎简洁。广东粽子的形状最厚实,方墩大块像枕头,最后广东老板娘还包了几个长条粽,长长的和竹筒一样。

女人们在包粽子,山西老板店里有个大高压锅,河南老板从店里端过来蒸馒头的凹形电磁炉。十几分钟后,高压锅盖上的喷气嘴冒出了雾状的蒸汽,粽香飘散出来。渐渐黑了,市场里路灯亮了,店门口摆了张桌子,一桌男人,一桌女人。男人们一手端着啤酒,一手用筷子叉着粽子,一口啤酒一口粽子,喝啤酒吃粽子的滋味特别爽,没有生意上的烦恼,没有工作上的疲惫,聊的全是啤酒与粽子的话题。

女人们吃着粽子,话题有点多:谁家孩子要高考了,谁家儿媳怀孕几个月了,谁家孙子在学校里打架了。山西老板娘说,今年的生意淡了点,店铺的租金又涨了,摇了摇头,咬了一大口粽子,似乎想用粽子的香气,排解心里不快。广东老板娘说,刚刚接了个大单,端午节后交货,她一边咬着长条粽,一边说,端午节的晚上,请大家去酒店喝酒吃饭。

几个老板娘又商量了好久,端午节那天不去酒店,还是在店门口聚餐,一家做两道家乡菜,再包一锅各种口味的粽子。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生意人,聚集在一起,过一个热闹热闹的端午节。

端午临中夏

□ 倪涛

在历史长河的源头探寻,端午的雏形远比我们想象中古老。早在屈原所处的战国之前,端午就已在华夏大地萌芽。而最早的端午,是与天象、时令紧密相连的。

那时,五月初五被视作“恶月恶日”,气候渐趋炎热,毒虫滋生,疫病多发。先民们怀着对自然的敬畏,举行仪式,意图驱邪避疫,守护生命安康。《礼记·月令》揭示了周代五月避忌的习俗,而中国现存最早的历书《夏小正》提及五月为:“蓄兰,为沐浴也”,这就孕育出后世端午“浴兰汤”的传统,沐浴至今。

在遥远的古代,端午不仅是祭祀与祈福、防疫的日子,也承载着文人雅士的风雅情趣。北宋年间,每逢端午,士大夫们常相聚雅集。他们效仿古人曲水流觞之乐,在庭院中设下宴席,桌上摆满粽子、樱桃、桑葚等时鲜。众人饮酒赋诗,以端午为主题,吟诗作对,切磋文采。苏轼在端午时节曾写下“轻汗微微透碧纨,明朝端午浴芳兰。流香涨腻满晴川”,细腻描绘出端午时节女子沐浴、河水飘香的美好场景,字里行间尽是端午的闲适与惬意。

小时候的端午,是充满期待与欢乐的。天还未亮,妈妈就会轻轻叫醒我们,系上五彩的长命缕,嘴里念叨着“戴上长命缕,百病都不侵”。校园里回荡着“五月五,过端午,划龙舟,敲锣鼓,一二三四五,你划龙舟我打鼓”的激昂童谣,为节日增添了无限童趣。

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包粽子的场景,更是温馨难忘。奶奶调糯米馅时,我们这些小馋猫就围在旁边,趁大人不注意,偷偷捏一小块蜜枣塞进嘴里。等到粽子出锅,热气腾腾的香气飘满屋子,大家顾不上烫,迫不及待地剥开粽叶,蘸着白糖大口吃起来,吃得嘴角都是糖粒,惹得大人们忍俊不禁。那时的端午,充满了浓浓的亲情与生活的烟火气。奶奶一边包粽子,一边说着屈原的故事,说他的爱国情怀,说他的高洁品格,还讲讲端午时节如何用艾草、菖蒲防疫驱邪,这些故事与知识随着粽子的香气,一同留在了童年的记忆里。

如今的端午,虽然依旧能在街边买到各种口味的粽子,商场里也摆满了精美的香囊和艾草制品,但总感觉少了些什么。人们的生活节奏变快,很多传统习俗渐渐简化。然而,即便如此,端午的文化内核始终未变。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对传统文化的眷恋,依旧在端午这个节日里延续。那些古老的传说、古人的风雅故事,以及实用的防疫智慧,就像端午的根,深深扎在我们的文化土壤里,无论岁月如何变迁,都不会被遗忘。

粽叶上的端午

□ 刘迪林

端午前几日,母亲就开始忙了。

她把干芦叶一捆捆泡进大木盆,清水慢慢洒开,叶子由黄脆转回深青,像沉睡的往事被唤醒。真正包粽子是清晨。母亲取两片叶交叠,窝成漏斗,填泡透的糯米,夹一块酱油腌过的五花肉或一勺红豆枣泥,再覆米,折叶,缠棉线——动作利落得像在折叠一整个五月。我学她的样,叶总破,米从缝里漏,包出来歪歪扭扭,她也不笑,只说:“绳扎紧些,松了煮散了可惜。”灶上大锅咕咕咕咕煮上半天,满屋子都是箬叶混着糯米的香,带一点柴火气的暖。那香气是有形状的,像一个看不见的怀抱,把一家人都拢在里头。

门楣上要插艾草与菖蒲。父亲搬梯子,一刀割下屋后长得老高的艾,和形似剑的菖蒲交叉钉在门楣上。他说这是“驱邪”,我那时不懂,只觉得那股辛烈的药香钻鼻子,雨天也不霉,能留到仲夏末尾。现在想来,所谓驱邪,驱的是一年慢慢浸进日子的疲惫与凉薄——有它在,家就还是干净的,清正的。

村子附近的河往年有龙舟。鼓点远远传来,岸上人挤人,我们这些半大孩子骑在长辈肩上看。船像箭,桨起桨落,水花溅一脸。我其实记不清哪条船赢了,只记得日头晃眼,河边芦苇弯腰,鼓声撞在胸口,有一种莫名的激昂,仿佛整个村子的力气都绷在一根桨上。那大概是我最早懂得什么叫“众人同心”——不是口号,是几十双手合着一个节奏,连呼吸都变成同一种频率。

书上说端午是为纪念屈原。小时听父亲讲这故事,我暗自疑惑:鱼吃了粽子便不伤诗人,那鱼吃完粽子不饿了吗?父亲哈哈笑,说古人就是这么傻气又温柔。长大后重读《渔父》,读“举世皆浊我独清”,才明白——我们年复一年包粽、赛舟、饮雄黄,未必是在追一个确切的历史现场,而是在用这些笨拙又郑重的小事,告诉自己:有些清白要守住,有些深情值得年年重复。屈子沉在江底,可那份“不肯妥协的干净”,被一片一片箬叶裹着,被一浆一桨划着,活在了人间的烟火里。

只要你愿意在某一个清晨泡开一把干箬叶,想起母亲理叶时微弓的背,只要在门边闻到艾草还认得那股辛香,端午就没有走。

林清玄说,浪漫,不外是平常事物里有一点真心。

端午如是。一片叶,一把米,一束草,一阵鼓,裹住的就是中国人最朴素的真心:敬天,念先贤,惜骨肉,愿岁岁常安。

煮粽子的锅又响了,你闻,五月正从箬叶缝隙里,缓缓洒开。

